周易衍義

二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周易衍義卷二

元 胡震 撰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有愚蒙有童蒙愚蒙者下民無知昏昧而未可遽化

者也童蒙者童稚之初始生而蒙其本心虛靈知覺渾然而具足特純一而未發爾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開達之理得先覺者開發之蒙斯亨矣六五為蒙之主九二發蒙者也童蒙指五也我二自謂也五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二當剛中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

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又利以貞正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夫顓蒙有必通之理而發蒙者至正之道乾陽坤陰塞乎兩間此天地之氣也人物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乾健坤順帥乎二氣此天地之理也人物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五常之性故得二五之精以為行者未有不得無極之真以為心者也彼物得形氣之偏固不能通乎性命之全體人得形氣之

正者實能通乎性命之全而靈于物彼物不通乎性命之全其知覺運動固蠢然矣人能通乎性命之全其仁義禮智固粹然也所謂童稚始生而蒙特其天機之未發爾特其形氣之蔽爾所謂天命之性秉彞好德之良心固渾然而無虧也其蒙豈不可亨乎此顓蒙有必通之理但所以發蒙者則當有志正之道昔者成王之幼冲不曰予冲人未及知則曰予小子未有知此亦童稚之蒙也周公召公太公或為之保

以保其身為之傅以傅之德為之師以導之教訓明
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選天下有道術以衛翼之雖發
蒙之道不一然皆使之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卒之
繼文武之大統為持盈守成之主豈非發蒙以正之
功歟彖曰山下有險謂艮山之下有坎之險深昧不
明蒙之地也曰險而止者處險而止未知所出蒙之
意也此合卦象與卦德而釋蒙也以時中釋蒙亨者
蒙而亨善端之發也性情之發无有不善就其發處

推之无非天理也言就亨行之无非時中之道也此時正如時雨之時也以志應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二剛明五𥠖暗暗者有資於明而其心志相應也以剛中釋初筮告者九二有剛中之徳足以發其蒙也以瀆蒙釋瀆則不告者謂問者既瀆而告之則告者亦所以為瀆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也其曰蒙以養正聖功者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童蒙而養之以正道乃作聖之功此所以釋利貞也

楊氏曰凡暗皆陰凡明皆陽暗必資明猶陰必資陽故蒙之六爻剛中而後能亨之剛過而後能擊之比陽而後能發之應陽而後吉遠陽則爲吝不能上應於陽則行不順而无攸利焉此卦其變爲蒙之草卦其象則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艮乎震草以手持草筮之象其占則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坎水從山下而出者泉也山下出泉未有所之蒙之

象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果行如泉之必達育德如山之有養其次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窮所以由蒙以入於聖也白雲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蒙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正儀表以刑斯人則羣蒙有所見而開發矣

用是以往是之謂利若騰口説以讀告施桎梏以强
服則羣蒙猒聽茍免未必有所啓發也用是以往是
之謂吝夫道德儀刑乃啓蒙之要道辭令行威非啓
蒙之先務所謂利用刑人刑之為言發也正一家之
法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一家之蒙有所見而可以
啓正一國之法則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一國之蒙有
所見而可以啓正天下之法則德教加于百姓廣愛
刑于四海天下之蒙有所見而啓若夫不以正踐履

端儀式任德教為本徒用口說以往則頰舌之煩人誰感之詔令之詳人誰聽之徒用桎梏以往則齊之以刑而蒙者无恥心警之以威而蒙者有遯心雖使苟免于刑罰僅足以禁其頑而已何以發其蒙乎用二道發蒙何往而不吝雖然以言示人以刑制人亦古人所不免但發蒙不以正法而以言語刑罰為先是廢本而逐末是以為吝小象云以正法者謂正其儀表法式以刑斯蒙人也其于用說桎梏以往不復

釋辭者亦曰正法之外無復他道爾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程氏曰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若專用刑以為治而不知教則治化不可得而成故以往則為吝此古人立法制刑乃所以為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發蒙之任者也羣蒙資之以為明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必廣其包含哀其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諸爻皆陰故云婦婦者順而從我者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夫人臣之善无非人君之善人臣之能包蒙即君父包蒙之吉也人臣之能納蒙即君父納蒙之吉也一家之内有妻妾焉有

子弟焉氣質之不齊豈能皆明哲而當其親之心哉
為人子者率之以孝弟導之以友恭其蒙闇而無識
者則從容而開發之蒙昧而克順者則嘉與而訓教
之使一家之內蒙者皆明而不玷親庭義方之訓此
子之所以事其父也天下之大有下愚焉有不肖焉
其氣質之不齊豈能無昏迷以累吾君文明之化為
之臣者奉君而施教承流而宣化羣蒙之未從則以
不怨不疾而轉移之羣蒙之既從而康而色而翕受

之若遠若近去昏入明而即成吾君治蒙之政此臣之所以事君也九二治蒙之專豈非成六五治蒙之道歟嗟夫此道之不明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有之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者有之胡不觀九二包納之道歟五品不遜斯民之蒙也而契之敷教則曰以寛咨寒咨暑斯民之蒙也君牙之敷典則曰式和曰寛曰和皆所以顯君父包納之量六五之童蒙有求于二而二匪求于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

子之事父陳善閉邪而致君以堯格君以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内事耳非功也小象以剛柔接釋子克家者剛柔之情相接故能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楊氏曰二雖剛而在下五雖柔而在上君蒙而臣發之父蒙而子發之刑法所不施行唯包納乃克濟耳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三捨其正應而從二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也宜乎无所往而利是以君子勿取也夫臣之柔邪明主不接友之柔邪聖賢不接女之柔邪君子不接令夫君臣之交所以取人必正者誠以尊上帝而綏四方不可與柔邪共事也彼蒙而柔邪者知貪禄位而已爾

知淫富貴而已爾意如失臣道而魯定公接之竟以
貽魯君之辱馮道失臣節而五代用之適以貽八姓
之羞為國家而接此柔邪蒙闇之流何所利乎朋友
之交所以取友必端誠以明道德學忠孝不可與柔
邪同門也彼蒙而柔邪者能便佞而已爾孺悲失禮
孔子辭之而不見王驩貪寵孟子踈之而不與取友
而交此柔邪之流于吾道何利乎夫婦之交所以擇
正而受者誠以奉宗廟正人倫不可與柔邪共理也

魯桓公取失身之女而終罹拉幹之禍衛宣公取失身之女而終成顛覆之辱况于見多金之夫不有躬可以從之者乎求内助而納此柔邪之婦于綱常何利焉聖人于六三其示人交際之道亦嚴矣小象以行不順也釋之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于理不可取陳相下喬而入幽公孫曲學以阿世亦蒙六三歟雖然聖人于二示包蒙納婦之義于三示勿用取女何其寛嚴之不同也二之所以包納者以其知識未

明聰明未發蓋下愚之可矜者也三之所以拒之者
以其淫巧而喪節貪婪而喻利蓋下愚之不移者也
昧其所適至於喪軀失德蒙不足以盡其意故此爻
獨不言蒙乃見聖人不嫌於蒙而嫌於女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六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
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為可
羞吝也夫四之蒙如日本明而蒙之以雲翳如鏡本

明而蒙之以壓埃倘得陽剛之訓迪明師之啟沃則去其蔽解其惑開其良能覺其正性奚至困於愚邪昔曾參亦魯矣親夫子以發其魯則終傳聖道奚至困於魯樂正子無知識矣親孟子以開其知識則好善優於天下奚至困於無知嗚呼世道之降楊氏蒙於為我墨氏蒙於兼愛申商蒙於慘刻老莊蒙於虛無貪夫蒙於功利俗儒蒙於記問其困蒙而吝者不知其幾人向使親有德師有道咨明哲於當時友聖賢

於異世則本心之天豈至於終蒙邪小象以獨遠實釋之者陽爲實陰爲虛六四所乘者五之柔所承者三之柔皆非剛明之實實既相遠則離羣而索居孤陋而寡聞猶面牆而立其性分无從而明矣吁可鑒也楊氏曰窒於通之謂困畜於從之謂吝各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下矣然則聖人真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瞰亡取

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使二子而改則困知與學知生知一也如各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以柔順居君位以人君秉彝中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下學於九二剛中之賢則緝熙光明克其德性之良知其蒙去矣所以為童蒙之吉也昔者太甲之不明於德此童蒙也及其敬從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則有去蒙之吉成王幼冲而未有知此童蒙也及

順周公之教而熙於光明則有去蒙之吉小象以順以巽釋六五之吉者正以順巽乎剛明之賢尊師重道之功其著矣雖然六五之自治其蒙豈特足以成己而已以之正家足以治一家之蒙以之正國足以治一國之蒙以之正天下足以治天下之蒙此又吉善之功用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居蒙之終當愚蒙已極之際蒙而為寇不可容

也上九以剛明之德擊其蒙而禦之以彼之為寇者无所利而我之禦寇者無不利矣天下之蒙不同君子之治蒙亦不同童穉之蒙純一而未發者也君子則發之知蒙之長而可亨也下民之蒙愚賤而寡聞者也君子則包之知蒙之教而可亨也至於柔邪之蒙已極而無義已老而無恥為淫僻之女為便佞之士然其蒙能害其心而無能害人能自賊其行而无能賊天下君子亦不過疎遠擯棄之而已至於寇賊之蒙

或蒙於凶暴而行亂於王室或蒙於凶惡而肆毒於下民或蒙於夷俗而奪攘於邊境狎侮五常怠棄三正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其蒙如此可謂極矣其罪不容於不擊也令也上九有至剛之德剛明足以照其姦宄之蒙於是明五刑以擊之照其不孝不弟之蒙於是明八刑以擊之照其賊道朋誣之蒙於是明八成之法以擊之是故元惡失勢醜類伏誅而彼為寇者無所利矣威德昭明遠近懷畏而我之禦寇無不

利矣昔者苗民為猾夏之寇帝舜擊之而加遠竄之刑三監為叛周之寇周公擊之而成東征之功玁狁為侵鎬之寇宣王擊之而著平夷之效事之得者不在苗三監玁狁而在舜周公與宣王矣擊蒙之功豈非聖明剛德之著見歟雖然聖人非不仁於至蒙之人也雷霆之威所以為發生之基雪霜之慘所以為温厚之本擊蒙之剛所以去一夫之昏暗而開萬世之文明其仁天下後世固有在也小象以上下順也

釋之謂以剛德禦寇上下皆順天理而无悖也程氏曰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楊氏曰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蒙而不化至於為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捍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坎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九五居尊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其德光明而亨通得貞

正而吉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大川之險亦克濟而無難故利涉大川自古之需時者不憂無出險之道需之有孚亦曰真實無妄之誠而已唯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穿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濟使仁之實克於中則自惻隱充之舉天地萬物盡囿於渾涵化育之內可以懷離散可以柔强禦光亨貞吉何險之不可濟使義之實克於中則自羞惡發之至於千條萬端皆囿於裁制調理之內

可以制暴亂可以明便宜光亨貞吉何險之不可濟以言禮之實則足以扶植三綱秩序五典以言智之實則足以周知萬物明照四海光亨貞吉何有乎不濟之虞忠信誠慤不懼風波之惡四維誠張不興亡楫之嗟豈曰猶豫不决偷安苟且之為需也雖然既乾以剛健中正至誠无息而成生物之功聖人所以為需亦天而已耳故夫子釋需曰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乾唯剛故靜不可撓乾唯健故動

不可禦靜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動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時行時止動與時偕天行也我何陷何窮之有世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九五以剛實居中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有德有位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天位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京民曰始於知險而待時中於

出險而得位終於濟險而有功需之義畢矣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九五是也此卦其變為火地晉卦其象雲上於天未成雨需待之象以剛遇險坎水居外涉川之象陽為實有孚之象其占能遠險而守常則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

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須也君子蓄其才德未施於用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俟命一有所往則濟險之功實固有在矣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故蒙後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白雲曰屯蒙之世天下所需在君君所需在賢飲食宴樂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膏澤及於下民天下之需也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是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

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人所居為邑而邑外曰郊郊自邑而于郊則離所居而
有行矣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九能需待於曠
遠之郊不以犯難越常為行而以安常守分為用則
无咎也蓋待時者莫貴於遠險遠險者莫貴於守常
需之為義不難於遠險而難於守常昔者夫子之韞
玉待價未嘗无所需也當時有疑其奚不為政者有
疑其懷寶迷邦者疑若浚恒而不通變聖人則謂當

此之時无濟物之君无濟物之勢與其變動入於危邦居於亂國不若從容杏壇優游槐市之為安也初九之需于郊以其不犯險之道用之以不失恒之心需道之至善也初非曰安於小懷宴安之鴆可以為恒也小象曰未失常也以遠險為常亦必有濟險之道則可或從王事則又當以說以犯難為恒可也世之人假需之說以自文見義不為撫機不發則需又事之賊也楊氏曰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於郊

而馮河犯難者也無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京口曰當需之時位卑而時未可進患難未切而越常以輕試是孟子所謂鄉鄰有鬭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坎為水水近則有沙沙雖近水亦平易之地也九二以陽剛之才居柔守中寛裕自處自險漸近雖未至

於患害已小有言語之傷然終得其吉以二善處也夫疾行者傷顛從容者少患德量之廣怨謗之消也胷坎之狹災害之集也九二需于沙雖不若于郊之安亦不至于泥之廹量洪而心廣色怡而氣和无僥倖行險之志有優游不廹之用是以强暴縱有微忿我以無忿處之則强暴者化姦宄縱有微爭我以不爭代之則姦宄者消與天地同其量江海同其度小有言語之傷其何傷於天地江海乎使在我淺中狹

量而執德不弘識見鄙猥而知識不明則利害之來眇若毫毛亦將急遽而不能處此寛大之德所以為處患難之道也小象以衍在中也釋需于沙其闡剛中之量以明濟險之本歟謂小有言而吉終者皆本於此歟昔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是言小有言之傷也聖門犯而不校道之興廢安之以命而吾道終無少貶其寛而終吉歟胡氏曰居遠近之間剛得其中以君子守其中正而不與小人茍合雖興譖謗之言

終不能害於已以九二有寛衍之徳而居中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逼於水也九三剛健之極有進動之象坎險在外進而逼之寧不陷于泥乎三之致寇至由已進而逼之然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使九三正而明能抑其剛健持之以敬慎而不輕動誰能敗哉夫一念之敬忽一身之安危係焉惕然而知戒則

憂患消憒然而息忽則險難熾令需之九三曠遠平易不如初之需于郊未臨深淵不如二之需于沙需而于泥譬諸人事其猶姦宄之欲相謀者已廹乎其身盜賊之欲相殘者已廹乎其外敵國外患之來攻擊者已臨乎四境君子以一身之微當事變之衝欲去憂危而趨安樂柔讎敵而歸臣僕豈有他道哉亦曰敬慎而已耳夫子以災在外發之而必以敬慎不敗為辭其示人以處災難之道明矣昔夫子遭宋桓之

禍徵服而過之遭萊夷之侮明禮義以郤之皆敬慎不敗之道也魯子遇越寇而去之敬慎以全身也子思遇齊寇而守之敬慎以盡職也聖人處險之道其盡矣乎楊氏曰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楚敬慎而晉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重陰不中居多懼之地又居坎險之體是入於險而有所傷也故云需于血然柔順得正順以聽時終於出險而有所濟故云出自穴夫至順之道雖入于險終可出險也瞽瞍日有殺舜之志此舜需于血時也而終於出險亦曰克諧而豫之爾狄人日有侵邠之謀此太王需于血時也而終於出險亦曰去邠以避之爾昔者齊景公之出涕而女于吳順以處險

也故險難可免息侯之興兵伐鄭不以順而處險也

故險難愈深小象釋之以順以聽也一辭其示人以

素患難之道歟然四之所謂順本溫厚以為順非巽

懦以為順本謙下以為順非屈辱以為順如曰順以

濟險而為床下之巽為袴下之辱為巧言令色之恭

是亦小人而已耳豈聖人之教哉楊氏曰出自穴者

傷於陽而避陽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

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為君子者

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而起禍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之時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險者平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此時何為哉涵養休息飲食以養其體守正以養其心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為履平

之道此需道之吉也文辭貞吉者舉正而中道具也小象以中正釋之舉其全理而言也潘氏曰居天位之正中飲食宴樂以待同德之至其成涉川之功何如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以險在前上六居需之極處坎險之終是入于穴身離侵侮之難也下應九三之剛而九三下與二剛

需極並進如三人不速之客而來悍然侵侮然上六以柔順而不拂羣剛之來恭敬以待之則我无競爭之志彼无侵陵之念終獲其吉也夫惟天下之至柔足以遇天下之至剛以剛敵剛剛不足用也人雖剛暴而恭遜之心本未嘗亡此之恭敬犯而不校則彼之剛暴釋然以消人雖强悍而謙遜之性本未嘗泯此之恭敬悅懌以接則彼之强悍恬然以化廉頗欲辱相如其天理蔽錮深矣而相如待之以退遜之恭

則歡然請謝程普之陵侮周瑜其天性迷惑甚矣而周瑜容之以折節之敬則肅然起敬此皆和順之感人如此其深也鄭伯肉袒以事楚尚能下人而存鄭句踐行成而事吳猶以卑辭而興越鄭越不足道也以君子持敬之心而施之於待人之際其誰曰不可小象以雖不當位未大失也釋此爻者謂柔順宜在下而居上不當其位然敬順待下剛不見陵終得其吉无失也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其上六之謂未

氏曰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位而不應
君子固有至於是邦而无上下之交者豈可以不速
之客而不敬乎有所失人則失需之義卦四陽君子
二陰小人於六四戒之以順聽於上六戒之以敬客
君子得位則小人必得其所故為小人謀者如此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道必有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訟者與人爭訟而待決于人雖有實理當時亦窒塞而未通理既未通吉凶未可必故當惕畏訟以得中為

吉終凶其事則凶也大人者剛明中正之人能決所
訟故利見之訟非和平之事先當擇所安而處不可
自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夫訟非人事之得巳也
反之于己宜直而不宜曲質之于人宜明而不宜暗
天覆地載汚垢兼包奚以爭為父天母地性命一源
奚以爭為訟者人事之大不義也自夫氣禀不齊私
立町畦善惡雜處是非角立此訟之不能無也然訟
之所生其有不同天之仇而愛親之誠窒而未通歟

其有不反兵之仇而友恭之誠窒而未通歟存于己者必懷惕懼之念必存大中之道乃得其吉也不是之思而矯誣浮辭輕忽躁妄以終極其訟凶之甚也人之有訟質成于上之人必其明哲足以辨是非察誠偽斯利見之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名伯此皆利見大人也若伯州犂之輕重其手張湯之輕重其心是非不明邪正不别何利見焉嗟夫兵非聖人之所欲自世有暴亂然後

不免有兵刑非聖人之得已也自世有姦邪然後不免于用刑訟非聖人之所貴自世有逆順之不明然後不免于有訟然辨訟之曲直聽訟之明暗亦在我審其取舍而已斯道之正豈可以爭訟而離之乎夫子之釋訟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常解于相平而合于不相下險者狡而工于爭健者强而利于爭以卦德言乾剛居上以制其下坎險居下以伺其上以坎之險遇乾之剛訟之所由興又健而不險不生訟

險而不健不能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以剛來得中
釋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卦變言也二陰二陽之卦各
十有二皆自臨遯而來遯之二陰上往居三遯之三
陽下來居二剛來得中也中居險中故有孚窒惕而
得中焉此訟之吉也以不可成釋終凶者以卦體言
也上九過剛居訟之極為終其訟之意以尚中正釋
利見大人者九五剛健中正為聽訟之主訟者宜質
厥成也以入于淵釋不利涉大川者以卦象言也以

乾剛乘坎險險在下故有涉川之象凡訟者宜先晏處其身思出險之道不可自陷入深淵俗諺所謂必須存一條走路是也楊氏曰誠心無詐者必不訟窒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潘氏曰不見大人而反涉川是與陰險小人謀之險愈深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體居上水行于下天道左旋水道右流皆違行而

不相親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君子觀象凡所作事必謀其始蓋欲息訟端于作事之始不欲言訟事于失事之後也作事謀始期無訟也楊氏曰止訟在初而聽訟亦在初又曰訟心者祥訟人者殃作事謀始豈特訟為然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六與四應九二間之此初六之所以訟也初六居

險之初柔不當位无當訟之才故不永所事陰柔在下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上有陽剛之正應辨理之明故終得其吉程氏曰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與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訟之初六無終訟之凶則有止訟之善甚矣訟之不可興也戴天履地孰非同氣秉彛好德均有此生與我相角于勝負之場孰若相忘于道義之域與我相持于爭競之

際孰若相與于和順之中初六之不永所事棄細過而偕之大道釋小嫌而不介胷次此息訟之所以吉也昔虞芮一履文王之境善心油然而生遷善悔過萬世誦之雖使小傷而其終之吉固自若也夫子以訟不可長又曰其辯明聖人之不貴訟固如此世衰道微小而一家固有兄弟鬩牆而骨肉之爭積代不醒大而一國固有曲直交責城池之爭歷代相戕甚矣其愚也觀初六之義可以自訟矣楊氏曰初六九

四訟之敵也六才弱而居下才弱者有暫忿而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于微懟而不敢于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然五君也二臣也其可敵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知其義之不

可退居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自无過眚三百户邑之至小也若要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夫上下之分天冠地履之不可易也父有不直子無證父之理兄有不直弟無證兄之理上有不直下無訴上之理子而證父未問所證之事先有證父之曲弟而證兄未問所證之事先有證兄之曲下而訴上未問所訴之事先有訴上之曲詹父之于虢公元咺之于衛侯皆君臣也使虢公之譖詹父衛侯之訟元咺而詹父

元咺知有避難守約之義雖使不伸猶曰免陵君之過也不是之思而有辭其如訟上之罪何上下之分本非較曲直之地逃難遁藏亦惟庶幾上人之宥其罪也聖人為九二謀蓋亦分義之不可踰爾小象以歸逋竄釋不克訟退歸逋避罔敢有辭如是則无自下訟上之患以患至掇釋自下訟上夫微者不得于大者其在微者唯可以自責賤者不得于貴者其在賤者唯可以自咎若九二不能自訟以下訟上義乖

勢曲禍患之至皆其自取夫何咎哉朱氏曰退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坤為戶三在大夫位為邑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邑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舉全數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而无求也六三居下之上在三公之位承乘皆剛无健之才以陰居

陽質本陰柔與上九為應而四間之宜有訟也然三柔而明安其素分不失舊物堅固自守雖處危地終獲其吉但知從上之事而不居其成功此三之善也蓋訟以能正為吉六三之不爭莫善于動靜之兩不爭其靜而止也則安其分守其素所履舊焉采食則食采食之舊而守其正舊焉家食則食家食之舊而守其正不越常而安動不踰理以苟禄雖不幸處危懼之地固可必其有終之吉其動而行也從上之事

有善則稱君而不敢有其善有勞則稱君而不敢有其勞以功而下人致恭以存位此從上不爭之所以終吉也小象以從上吉釋食舊德者于以見守己之吉與從上之吉二者之兼備也嗟夫爭訟逆德也人惟志不帥氣氣以役志則血氣之分不能不激而為爭訟之由能持其志毋暴其氣則犯而不校有而若無爭訟何從而生乎石氏曰九二以下訟上不能保其舊邑六三順以從上其食舊德也宜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以陽剛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非從于訟者也四雖剛健无與對敵不克訟也乃克其剛健欲訟之心而與初相應復即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氣變前之為而安于正理則吉也命正理也復而不變變而不安偽也夫極天下之不

善者訟也極天下之至善亦訟也其訟人之心轉而為訟己之善則吉也同一目也用之視非禮則為惡用之視正禮則為善同一耳也用之聽淫聲則為惡用之聽雅樂則為善同一訟也用之訟人則為惡用之訟己則為善九四之不克訟而自訟者必能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信復以反此天命之正理安以守此天命之正理使忿懥爭競誣罔狡詐之念一毫不萌自訟之善其不在茲乎夫子以不失也

釋之能復之即本然之天理曾未嘗喪也昔者鯀之方命子貢之不受命其初固未能無失也及其終也一則彝倫之斁一則天道之聞蓋鯀之圮族唯知以訟人為心賜之何敢望猶有自訟之功也訟己訟人之得失其判于此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剛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無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

愧尚何訟之有畫衣冠而民不犯虛囹圄而不式可
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古之聖人知天下之不能无訟
也于是有大司寇之職焉凡諸侯之獄訟則以邦典
定之卿大夫之獄訟則以邦法斷之庶民之獄訟以
邦成弊之又有小司寇之職焉以五刑聽訟而訊其
情以五聲聽訟而求其情以八辟而麗其法以三刺
而斷其中又有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有鄉士
聽獄訟以察其辭有縣士各掌其名教而辨其獄訟

有方士以掌邦家之獄訟有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所以詳于設官分職者亦曰欲聽之得其平爾故聽訟之際有所忿疾有所顧忌皆不得其平此九五之所以元吉而夫子釋之以中正者其得聽訟之大本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九以陽剛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

倘或善訟而勝窮極不已至于受服命之賞是亦與
人亢爭而得其能保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于人
也不足敬也可知矣天下之事以非道而取之者偶
然而成必忽然而敗泛然而蒙賞必俄然而蒙罰上
九之以訟受服非讒譖忠良而蒙其榮 闕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闕

正而此正五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此之與皆
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
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
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
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
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九二剛中之將得六五
柔中之君應之則信任專與師險道而以順行則師
有名犯險順人以毒寇仇所以吉且无咎朱氏曰凡

藥攻疾謂之毒興師動衆不無傷財害物而民苦于征役施之天下至慘也然與民去害上應天時下協民心毒之其實生之故民從之吉以義動也此卦其變為天火同人卦其象坤為土為衆為民坎為弓輪為血為盜為加憂有用師建國之象其占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散漫而不一者水也師之象也翕受而無遺者地也
君子之德也君子有翕受含弘之德平居暇日使民
自然有尊君親上之心一旦有事孰不為吾用哉故
容之畜之所以用之也或曰蔵至險于大順伏師旅
于民衆井田之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師出无名
師行无制皆不以律也雖足以取勝猶凶道也故曰

否滅凶言否則雖臧亦凶矣昔者太樸之既散强弱相持大者折絶天柱小者負固山谷上帝震怒下民請命于是黄帝受命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而命將佐命風后制為兵律其備物也天衡重列各四隅前後之衡各二隊風居四維故有圓陣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陣天前後風合六十四是所謂正兵其制用也天地之前衡為虎翼風為蛇蟠而為圍繞之義天地之後衡為風龍雲

為鳥翔而為突擊之義是所謂奇兵此結陣之法也
昧乎此則有失律之凶其視聽之節二草二金則為
天加一角音則為兼風而二草三金則專為風焉三
草三金為地加一角音則為兼雲而三草二金則專
為雲焉五草四金則為虎加一角音則為兼蛇而五
草四金則專為蛇焉四草三金則為龍加一角音則
為兼鳥而四草五金則專為鳥焉二角而全師東三角
而全師南四角而全師西五角而全師北此所以一

軍師之耳其旗法則天陣玄而地陣黃風陣青而雲陣白天之前衡上玄下赤天之後衡上玄下白地之前衡上黃下赤地之後衡上黃下青此所以一軍師之目此金鼓旌旗之法也眛乎此則有失律之凶其在周興則有太公六韜之法在漢則有黃石公三略之法在蜀則有武侯八陣之法若夫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无律之師也其能吉乎爻辭之言師出以律則不言吉而吉在其中言否臧

凶不言失律而失律之義在其中夫子發之以律失律之兩辭則一吉一凶之辨判然明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九二以陽在下為衆陰所歸將帥之象也五居君位乃其正應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然為將之道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道乃吉于義无咎

然臣之有善皆出于吾君之善王三錫命寵任之專故得其兵權而有克勝之吉九二所以得中而吉且无咎何哉想其可守而守可攻而攻動靜而時中也士卒之從命者必賞无吝不恭命者必罰无赦賞罰而時中也首惡必殲也有嘉折首醜類當宥也獲非其醜操縱而時中也是以有吉也决勝奏凱之相望其无咎也辱國喪師之无有然二之所以致此者是必時王倚任之專而然其一命曰好生惡殺實予本心

興師動衆豈予得已蠢爾邦仇敢肆亂畧今予命汝總六師奉行天威以征有罪再命曰濟濟有衆其左不攻于左唯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唯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唯不恭命汝尚欽予威令以整軍旅三命曰義師之舉本以救民非以長亂毋行不義毋殺不辜汝尚廣宣王澤以弔黎民如是則將師有吉者王命之而吉也將兵而无咎者王命之而无咎也論至于此則知南仲雖有伐獫狁之功南仲必曰非臣之力

也王命南仲也名伯雖有于理之功名伯必曰非臣之力也王命召伯也若夫齊威山戎之師晉文城濮之師若足揚矣而君子不許之以義戰者以其无王命而擅興不得為吉且无咎也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是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臣職耳子道亦然孟子曰事親

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子之身所能
為者皆所當為也豈曰過乎小象釋在師中吉則曰
承天寵釋王三錫命則曰懷萬邦在師中吉以成功
本于天子寵命也王三錫命以其承君命固能成威
之之功而吉且无咎也先儒謂王三錫命褒其成功
然褒功之命見于上六九二則合專以寵任言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三居下卦之上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九二為帥師之

主三以陰柔居二之上是輿尸之象輿尸衆主也任將不專而衆以主之則莫相節制豈能成功凶敗宜矣甚矣兵權之不可不一也元戎受命董帥師徒百萬之衆望其旌麾聽其辭指以為進退倘統制不出于一號令不出于一則左牽右制兵卒無統其取凶敗必矣昔者知襄子帥韓魏之甲以攻趙而三家異謀智伯之首竟為趙氏之飲器蘇秦合六國之縱以伐秦而六國異心叩關之師竟為秦人之俘虜樂毅

下齊七十餘城而參以騎刼則燕兵潰祖逖誓清中原而制之戴若思則河南失唐九節度之師不立主帥則雖李郭不免于敗北皆師之以輿尸而凶也以是知才不足以一兵權職不足以專兵權凶也夫子釋之以大无功是誠大无功矣文公曰才弱志剛而用兵必至輿尸而歸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退舍也師之進以强勇也六四以柔居陰而下

無應非能進而克敵者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舍愈于覆敗遠矣可以无咎若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夫戰陣无勇君子固以為非孝而暴虎馮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師之六四聖人示以退舍者非謂欲人之偷安而不以死勤王事也以勢而言則政刑脩國本强器械備兵律練然後可以摧强敵者若猶未也不若退舍之可以无過以義而言必奉天討必弔黎民必禁暴亂然後可

以敵王愾若猶未也邀功生事適以取辱不若退舍之可以无過趙盾之伐郗師衆八百勢非不可制辭既順則返旆亟退趙營平之討先零聲罪討叛義非不可而堅壁以守罷騎留屯諸葛亮之渭上雜耕羊叔子之兵不掩襲禹之班師振旅文王之退脩文德皆左次之義也若夫春秋紀兵其書次也有嘉其次者有譏其次者嘉之者謂其有整兵進戰之意譏之者謂其有緩師畏敵之意書公次于渭貶魯莊公之

不能救紀也紀侯有婚姻之好齊襄為不同天之仇義師亟舉則恤難復仇禮也此時而次仇讎益肆是則咎之大者也書齊師次于聶北貶齊威之不能救邢也狄有猾夏之僭邢為諸侯之親義師一興則恤內禦外禮也此時而次外夷益熾是則咎之大者也後世視左次无咎之義其可不察義理事勢之所在乎小象以未失常釋之正謂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師之常也陸氏曰左次示不欲殺楊氏曰高帝不至白

登太宗不渡鴨緑悔于何有龜山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右則師以右為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本失常也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故亦未為失常也又曰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退舍而宿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君位興師之主故言出師任將之道蠻夷寇賊

為生民之害便如良田有禽以害民苗禽害稼宜田獵以取之寇害民宜奉辭以討之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以是興師何咎之有六五柔于用人聖人又為之戒曰授將之道當以長子帥師指二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謂雖正亦凶也人君用師辭義不可以不正而大義當本于一心將權不可以不重而大權當運于一己亡秦之際豪傑羣起勝廣起兵而問扶蘇之死是仗義也梁籍

起兵而立楚後以從民望亦仗義也田儋起兵先歸
反秦之曲于諸侯以建邦之胄諭豪傑吏民亦仗義
也然皆隨起隨仆人望不孚不能止亂何也盖帝表
常性之説發于成湯則足信兆民發于姦雄則適以
資笑其心與義二假義而行誰其信之此大義之不
可不本于一心也周轍之東諸侯强大莒人之入向
無駭之入極无王命而擅興師之權衛師入郕魯師伐
邾无王命而擅專征之權卒之王室日畀征伐自諸

侯出前乎平王不能誅其擅興之罪後乎桓王又無以制其擅興之僭春秋之世王綱不振太阿倒持豈正道邪此大權不可不總于一己也辭義正而出于方寸將權重而操于君上乃六五之吉也小象以中行釋長子謂九二之剛以中道而行也以使不當釋弟子者謂二與四之柔不當使之恐致凶敗曰使之一字則其責在君上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當功成治定之時大君行賞報功功之大者則開國之命用之為諸侯而為屏為翰功之次者則有承家之命用之為卿大夫而為羽為翼然此二時也世世變方濟社稷方定豈可用小人以再召變故小人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漢高祖滅楚之後列侯定次固能報矣乃以陳豨為相國故有趙代之變晉武平吳之後封

侯增邑固能報矣乃使駿珧竊國柄故有不終之玷此小人之患是可以兵革既定而不知戒乎昔者周武王勝殷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同姓自魯而下凡幾國異姓自齊而下凡幾國報功之餘天下亦定然當時箕子之陳範則曰正人既富方穀名公之陳戒則曰所寶惟賢惟恐武王之禄非正人也朱氏曰行師之際貪愚皆在所使未必皆君子及其成功行賞君子使之開國承家小人賞之以金帛可也但不

可使之有人民社稷光武中興臧宮馬武之徒奉朝
請而已得此道也然寇鄧諸賢无尺寸之土亦過矣
程氏曰小人易致驕盈況挾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
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暨南大學圖書館藏

周易衍義卷二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